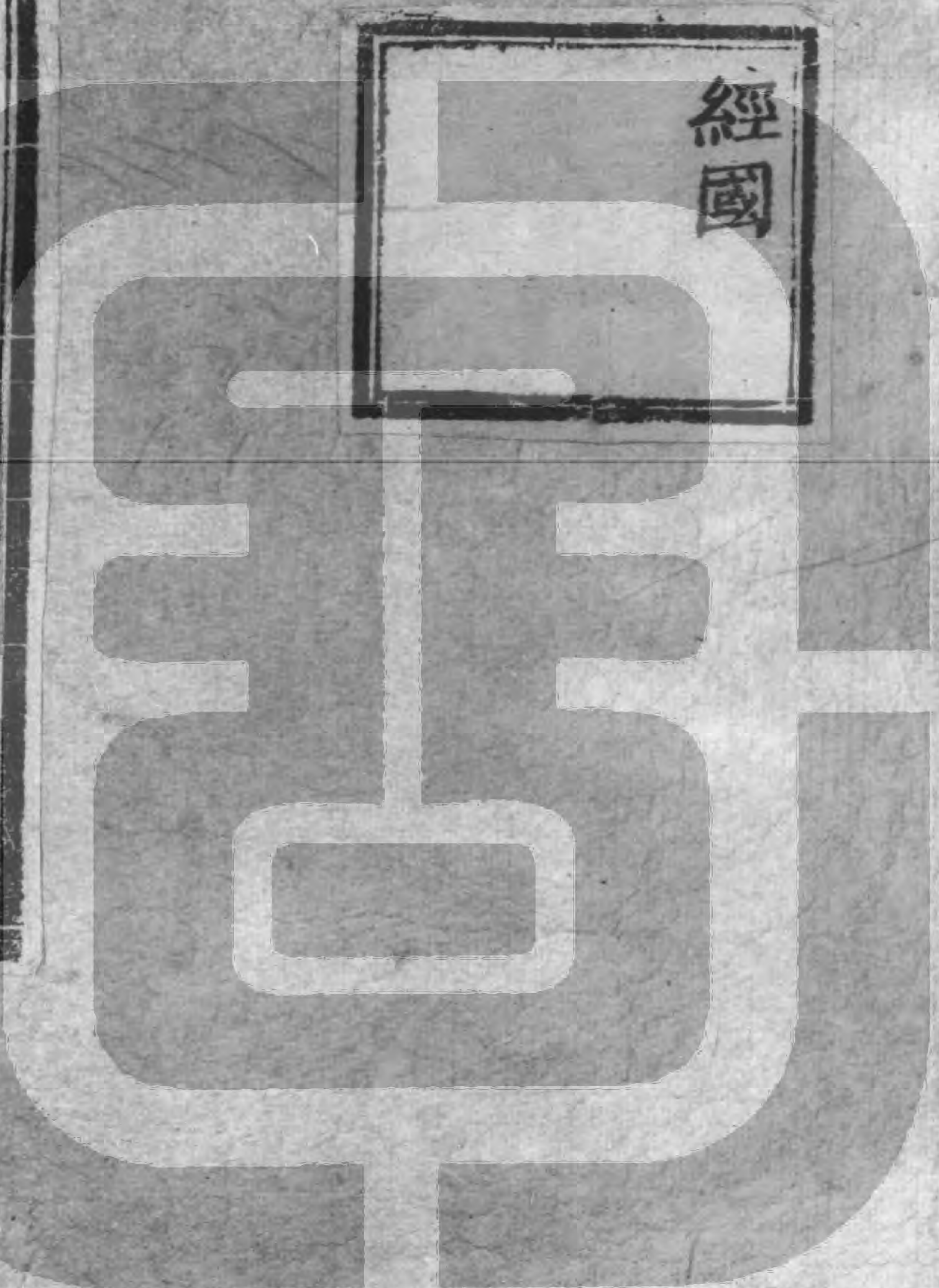


6244  
45

經國

歷代名臣奏議

卷九十九  
之一百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九

經國

宋理宗時侍御史李鳴復奏曰。臣近覩邸報趙范趙葵全子才並除三京留守。中原故都盡歸版籍。高宗皇帝三十六年。經營而不可得。孝宗皇帝二十八年。圖回而不能有者。陛下總攬權綱。不一載而坐復之。功光祖宗。業垂後嗣。此固蕩海內外喜聞而樂道也。然二使之歸自陵寢也。得之身履。見之目擊。咸謂所過丘墟。寂無煙火。骨殖積道。蓬蒿蔽空。皆緣韃寇經行。舉無噍類。是以若此。其為慘毒。蓋亘古所無有也。惟韃寇有亘古所無之慘毒。故國家有亘古所無之機會。以其絕無而僅有也。人固喜之。臣實憂焉。臣前所謂得之易守之難。又謂用兵一事。不獨係生靈之休戚。實有關宗社之安危。即臣之所憂大略也。夫中原之所至清野。邊鄙皆知之。特朝廷未知之耳。襄帥



之所主在和。既不以實告。而惟欲以和而策勳。淮帥所主在戰。亦不以實告。而惟欲以戰而奏績。和戰之議不同。其誰為之辭。以幸朝廷之聽從。則一而已。逮夫和之說不售。戰之說得行。盡起兩淮之夫。悉空兩淮之積。移防江之戰艦。以漕運撤防江之戍卒。以出征。驅數萬之師。入無人之境。捷雖屢至。實未嘗戰也。兵不接戰。非所謂捷也。臣恐或遇大敵。勝負之勢未可知也。此可憂者一也。古之取天下者。爭其所有餘。不爭其所不足。諸將皆走金帛財物之府。是財即吾財也。蒸甬道以取敖倉粟。是粟即吾粟也。農願耕於野。商願出於市。是民皆吾民也。今咸無焉。所獲者空城耳。必也散東南之財。而後人可聚。發東南之粟。而後食可飽。移東南之民。而後田可闢。貨可通。川竭谷虛。丘夷淵實。臣恐枝葉未敷。而本實先撥矣。此可憂者二也。韃與金交戰。幾三十年。金未嘗不守河也。而其師不由河以濟。未嘗不守

關也。而其騎不由關以入。未嘗不講和也。而其禍不以和而解。蓋其蛇吞豕毒之暴。習性堅忍。不滅金不止也。今釁隙既開。忿心必激。述者偏師相遇。小小交戰。而我軍已不支矣。然其國酋將佞。猶深居草地。未嘗出也。其出愈遲。則其禍愈大。將恐不擊藩籬。而直犯吾之堂。與不爭臂指。而直衝吾之腹心。先備弗豫。後悔無及。此可憂者三也。迨者朝紳建議。謂宜沿江重鎮。別除帥閫。內以弭蕭牆不測之患。外以消尾大不掉之勢。不但防韃而已。此萬世長慮也。而廟堂弗之聽。其心蓋曰。吾有河可恃。有關可守。棄破竹之勢。振拉朽之威。北渡河。可舉燕趙。西入關。可定秦隴。車書萬里。文軌一家。又何必畫江以為限。志非不大。論非不偉也。然進於前。豈可不顧其後。利於得。豈可不虞其失。今韃寇南來。王師小劔。亦可小警矣。而歛兵據險之外。沿江措置。且復悠悠。非獨沿江也。當風寒之衝者。京襄也。子才握制閫之



權未嘗至洛。楊恢罷制閩之命。乃使守襄。聞諸道路。子才與葵爭欲得開封為之。故違命不行。僅遣楊義以往。義之敗。子才之罪也。萬一獲人直趨峴首。徑擣江陵。制帥遠在一隅。將誰任其責乎。松江事體最重。荆襄事勢最急。儻不博採千萬人之公論。而惟曲從二三人之私情。當重者反輕。當急者反緩。其不敗乃事者鮮矣。此可憂者四也。自昔蠹財害民。暴征橫斂。未有不自用兵始。漢武帝有征伐四夷之功。其末也。至於弄舟車。推鹽鐵。唐德宗有一平海內之志。其甚也。至於稅間架。除陌錢。冒其所不可而為之。皆兵食為之累也。今天下費用夥矣。而猶斂不及民。特恃有楮耳。蜀楮創於天聖。其後行之陝府。行之熙河。至湟鄯之取多出以助兵費。其法大壞。遂以新界之一。易舊界之四。又詔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更不收兌。此崇觀間姦臣謀國。可為萬世鑒也。今京楮之出。至二十千萬有零矣。而印造未已。蜀

楮之出。至十七千萬有零矣。而用度未足。萬一楮價益賤。艱於支遣。又何以為策。此可憂者五也。臣之為陛下憂者五。而未嘗一陳其策。非無策也。是在將與相而已。夷夏有強弱。而使其強常在中國者。將也。內外有重輕。而使其重常在朝廷者。相也。使為將者。知所以應敵。又能以休國為心。知所以是兵。又能以愛民為務。有持重而無躁急。有謹畏而無驕盈。則前乎三者之所憂。庶乎其可釋矣。為相者。不以一時之近切為喜。必以萬世之遠業為慮。察民情之休戚。揆國計之盈虛。固其本。毋徒逐其末。理其內。毋驚其外。則後乎二者之所憂。亦庶乎其可釋矣。雖然。臣猶有言焉。蓋之告舜也。首發其嘆。而曰戒哉。儆戒無虞。所以重其事也。而詳其所戒。則言罔者凡五。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是也。言勿者凡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是也。此皆戒詞也。而



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何也。蓋天下歸往之謂王。使人君能於  
是八者戒謹而無怠忽之心。儆懼而無荒廢之志。則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雖夷狄異類。莫敢不來王矣。古聖賢講明治道。本未有序。內外  
有別。而相與儆戒之際。其嚴如此。臣之所憂者。吾將相事也。蓋之所  
戒者。八人主事也。陛下德性高明。義理融貫。以所當憂者責之。將相  
以所當戒者行之。聖躬中興事業。不難致矣。臣非不知三京既歸。四  
海交慶。願乃不能將順以贊陛下之美。猶且憂危以勸陛下之聽。臣  
非過慮也。自昔圖大功。定大業者。不有大福。將有大禍。必上自人主。  
下至百僚。曰將曰相。若內若外。謹之重之。使萬舉萬全。而後可。不當  
以常事論也。惟陛下加察。

嗚復又擬輪對劄子。其一曰。臣聞善用天下者。當使有久安之勢。而不可  
徒有幸安之心。勢未可以久安。汲汲焉求其安。猶之可也。上下苟玩。

而謂勿藥為有喜。中外苟且。而以厝火為無虞。變幸而息。則動色相  
賀。不幸而作。則搏手無策。為國若此。將忍容疾日盛。元氣日衰。而天  
下之勢不可支持矣。國家承五季分裂之後。合天下之異。而使之同。  
平澤潞。平維揚。西取巴蜀。南下湖廣。兼有吳越。北征太原。而後天下  
始定于一。其開創如此。其難也。列聖相承。遵守家法。以仁厚為立治  
之本。以畏天愛民為保治之道。以進賢退不肖為輔治之要。其持守  
如此。其謹也。自王安石變亂舊章。以失天下之心。而內勢漸弱。王黼  
童貫妄開邊釁。以困天下之力。而外患遂生。遂致靖康之禍。尚忍言  
哉。六飛南渡。所以為興復者。愈難於前。奕葉纂承。所以為持守者。益  
謹於昔。誠以中原板蕩。王業偏安。祖宗大一統之天下。僅存其半。其  
規模措置。不容不爾也。陛下嗣位。今九年矣。試觀今日天下之勢。為  
已安乎。為未安乎。先皇帝更化以來。內撫外寧。天下有泰和之風。陛



下踐祚以來。內阻外訐。天下皆急迫之態。响寇猖獗未足問。平日安居省地。號為良民。乃至攻劫郡邑。相扇為亂。此何等祥也。逆首僭叛。未足悔。平日仰食縣官。名隸尺籍。乃至殺逐帥守。肆無忌憚。此何等證也。不共戴天之虜。密邇為鄰。固不容不慮。新冠遠在沙漠。距吾國風馬牛之不相及。乃至撤我藩籬。破我門戶。漸入我堂奧。此何等氣象也。謂宜如太祖雪夜訪趙普。問以南征北伐之事。宜如仁宗開天章閣。召范仲淹富弼。給以筆札。陳當務之急。兢兢業業。猶懼弗堪。汲汲皇皇。猶恐弗逮。而陛下端拱無為。一聽大臣之籌畫。大臣寬緩不迫。一聽事勢之自定。臣竊為陛下凜凜也。今湖寇幸已息。閩寇幸已定。邊淮之寇幸已屏迹。近畿之寇幸已授首。然幸何可恃也。吾不能使之無變。變既作矣。幸而勝之。赤手相殘。不知其幾於鋒鏑者幾千萬也。是幸之中。固有大不幸者在也。乃若外夷肆侮。幸而遇金之弱。

則侵疆以得邊燧以弭。不幸而遇韃之強。則一軍下大安。而全蜀擾動。一軍過房陵。而荆襄震悚。幸何可恃也。吾素無以禦寇。寇既至矣。趨而避之。狼心無厭。不至於蠶食殆盡不止也。是不幸之中。尤有大可憂者在也。今天下大勢岌岌矣。問之蜀。幾亡而復存。問之淮。幾失而復得。問之襄漢。存亡得失未判也。果可以為安乎。恃民以守而民無常心。恃兵以戰而兵無固志。恃人以運籌決勝。而畏法者敗事。奮發者未保其成事也。果可以為安乎。及今勇為尚。可移轉。失此弗慮。何以圖全。臣願陛下思祖宗創守之難。念宗社付託之重。日與二三大臣求所以為保全之計。屈天下之群策。毋謂遜志者為是。逆心者為非。任天下之實才。毋謂貴要者必可用。疎賤者必可棄。民如何而使之可以安業。兵如何而使之可以禦侮。內勢如何其可振。外變如何其可定。以宴安為鴆毒。而力用其



戒以憂患為藥石而急為之圖。陛下勿專以謙虛一德為盡君人之道。大臣勿專以鎮靜一說為得宰相之體。公卿百執事勿專以緘默一生為了臣子之節。上作而下必應。君倡而臣必和。夫如是斯可以易亂為治。轉危為安。否則如彼泉流。淪胥以敗。將莫知所屆矣。臣至愚極陋。蒙陛下擢置周行。歲在庚寅。首當登對。時以四郊多壘。民未安居。臣不勝軫憂。歷陳時政之三弊。秋八月朔。復當轉對。時以逆全狂悖。朝廷未忍加誅。臣不勝憤激。再進自強之三策。日月逾邁。今又二年矣。天下事變。有甚於前。而陛下規模。無異於昔。此臣所以重為陛下凜凜也。雖然。去幸安之心。則斯可成。久安之勢。此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而已。臣不識忌諱。冒貢愚忠。惟陛下裁赦。其二曰。臣蜀人也。三仕劍外。十數年。安危成敗。身履而目擊之。今蜀困甚矣。用敢以塵聖聽。蓋蜀自開禧丁卯。以來。屢經大變。始擾於儲

偽。繼擾於殘虜。近又擾於新韓。自新韓入寇。日甚一日。而蜀之為蜀。大非昔比矣。丁亥之始至也。重兵扼西和。而西和不動。以大將留也。有以為之備也。游騎寇同慶。而同慶不憚。以郡將堅守。而又有援兵為之助也。麻仲敗。程信退。走賊進窺。七方而七方不忍。以蜀帥在石門。距關纔五十里。而人心知所恃也。惟武階失守。賊至大陽境上。賴官軍土豪相與協力。驅之而退。雖縱橫數月。其所破者。惟一郡耳。四蜀無夫。佑之擾。諸司無科調之急。列郡輸獻助。而弗受。襄漢遣援兵。而弗納。路帥欲招忠義。而弗許。寇來則禦。寇去則備。蜀雖驚擾。其根本猶未撥也。往歲再由大散。徑至鳳集。蹂踐我疆土。要求我財貨。驅虜我人民。田遂轉戰。而官軍不知。李寔固守。而戎帥不救。未幾而勢窮。刀屈。鳳集陷矣。潘福以大將守關者。也不施一矢。而倉皇以潰。郭正孫以路帥守城者。也不畫一籌。而流落以死。潰卒反戈。韓寇



乘間而梁洋又陷矣。鳳集不守。天水必無以自存。漢中既陷。向慶必  
難以自保。所可重惜者。沔陽有複嶺重關之勝。曩時兀木以百萬之  
師。扼於分番迭射而不得進。今過之如履平地。西和有因山為城之  
固。前日韃人以方張之勢。困於長槍短箭而不得逞。今拔之如振槁  
葉。益昌有連雲危棧之險。往日巴提控以輕騎窺蜀。僅至大安。隻輪  
不返。今自利而閬。自閬而果。長驅深入。若殘無人之境。有險不備。而  
謂險不足守。有兵不戰。而謂兵不足用。四大將先退近郊。而竟不免  
於潰。諸大司先具舟楫。而卒不免於奔。第六十郡之地。徧科夫估。又  
督步運於成都。督舟運於沿流。而終不免於乏食。寇賊有吮血割肌  
之慘。官吏有剝膚及髓之酷。吁。尚忍言哉。嘗觀祖宗視蜀。如在殿角  
西頭。張詠治行。復異真宗遣使諭曰。得卿治蜀。朕無西顧憂。趙抃自  
蜀召還。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

是耶。二臣事業。光明俊偉。如此。不特蜀賴以安。朝廷亦賴以尊。此無  
他。任得其人故也。邇者丁卯之變。程松實當之。則自米倉適。已卯之  
變。董居誼。聶子述。實當之。則自劔門適。辛卯之變。桂如淵。實當之。賊  
未過險。則浮家之巨艦。先下三峽。賊既過險。則倍道之輕車。徑至合  
陽。泛論其迹。雖五十步百步。不容相笑。專誅其心。則如淵之走計。已  
定於半載之前矣。於四蜀奚賴。於朝廷奚益。此無他。任非其人故也。  
今陛下肆頒宸綍。易置帥垣。固公論之所共慶。然受任於敗將之手。  
人實難之。必申嚴紀律。使四大將守禦之兵。畏我而不畏賊。必招集  
流離。使十數州豪傑之士。歸我而不歸賊。此外閩事。今之用蜀者。當  
任其責。必朝奏暮下。而後帥司之賞罰。足以使人信。必言聽計從。而  
後帥司之號令。足以使人服。此朝廷事。陛下與大臣當加之意。若夫  
預儲帥才。以備異日之用。則臣願陛下以昔之得抃者為法。以今之



得如淵者為戒則全蜀幸甚天下亦幸甚。

鳴復又輪對狀曰。臣洪惟陛下以天縱之資。進日新之德。嗣膺大寶。于今十年。災異荐臻。事變迭作。撫左則右動。鎮前則後起。亦艱乎為力矣。而上賴祖宗二百年之積累。寧皇三十年之憂勤。恭聖仁烈皇太后九年之保佑。克自抑畏。不敢違寧。用能易危為安。轉禍為福。如懋懌肆。震。彗。星。示。象。天。心。若。震。怒。矣。今。兩。暘。時。若。則。在。天。已。有。助。順。之。實。連。歲。大。水。往。歲。又。旱。民。生。若。焦。悴。矣。今。秋。稼。告。成。則。在。人。復。有。熙。然。之。理。內。而。寇。盜。昔。也。猖。獗。而。今。也。安。外。而。戎。夷。昔。也。憑。陵。而。今。也。帖。息。此。正。否。而。泰。剝。而。復。之。時。也。臣。濫。當。輪。對。再。獲。瞻。望。清。光。顧。何。以。為。陛。下。獻。雖。然。竊。有。言。焉。臣。嘗。讀。孟。子。見。其。有。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蓋。及。云。者。當。其。可。之。謂。也。過。是。則。無。及。矣。同。是。閑。暇。也。

及其時而明其政刑則大國有必畏之勢。及其時而般樂怠傲則在已有自求之禍。舉措一善。禍福隨異。可不畏哉。今邊境暫寧。妖氣暫弭。而隱然猶為吾國家之大患者。韃也。邇者廟堂先事而慮。介使觸機而應。于以息兵端於未動。銷事變於方萌。由中及外。咸謂吾君吾相。軫念及此。自今可保無慮矣。而臣猶以為未也。臣嘗精思熟慮。察往知來。妄謂韃之情有不可測者二。有深可慮者一。昔契丹自改建國號以來。連歲騷動。至景德初元。舉國來寇。直抵澶淵。我真宗決策親征。射殺撻覽。而和議始決。是見吾中國之不可犯。而後和也。金虜自得志中國之後。殘靈虐焰。劫乎其不可禦。我高宗匹馬渡江。艱難立國。遽分遣諸將。屢以捷聞。而和議始定。是知吾中國之不可輕而後和也。曩歲韃擾川蜀。突過均襄。猶虎兕出柙。吾未嘗敢嬰其前也。決戰唐鄧。圍困汴京。猶螳螂捕蟬。吾未嘗敢襲其後也。無故遣一介



使掉三寸舌於我。曷為來哉。其不可測一也。景德初。和契丹也。歲幣約三十萬。至慶曆中。重兵壓境。復遣使求關南地。我仁宗命富弼報聘。雖以死力爭。僅塞其割地求婚之請。而歲幣則不容不增也。紹興之和。金虜也。以徽廟梓宮未復。顯仁皇太后未歸。吾中國屈也。甚矣。河南之地未割。兀朮之師已來。自是屢戰屢和。至遜亮敗盟。臨江送死。虜氣大沮。雖名稱少易。而歲幣則不能痛減也。今韃使之來。其為說甚簡且易。未嘗過有邀索也。其為詞甚卑且遜。未嘗妄自矜大也。雖云韃使。而實非真韃也。雖致韃之書。而且謂書不足據也。國書知彼。而專對如此。其然。豈其然乎。其不可測二也。歲在丁亥。韃嘗遣兩金牌議和矣。一至西和州。一至秦家壩。制司以狀聞于朝。繼承密委欲正其名曰通好。夫有爭而後有和。吾與韃未嘗爭也。不曰講和而曰通好。可謂名正言順矣。然講和。通好也。皆吾中國媿為之詞。而

韃之意則不爾也。觀其金牌所載。自謂為天所錫。狂僭殊甚。總其大畧。蔽以一言。蓋欲臣妾我也。欲使吾國中盡行投拜也。嘗聞韃之併吞諸國也。不有其土地。不征其稅賦。惟許其投拜而已。其不投拜者。舉無噍類也。既投拜矣。視之若其家然。倏往忽來。必聽其驅役。不容拒也。夫漢以和親結匈奴。所屈者。和親而已。國朝以歲幣啗二虜。所費者。歲幣而已。今韃之情。既不可測。萬一移其所以用之。它國者。用於我。我其何以待之。此深可慮者一也。臣之為是說也。非謂韃之使不可遣也。韃之使當遣。而韃之和未可恃也。韃之和未可恃。則臣前所謂明其政刑者。不可緩也。且夫。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政刑當自上出也。陛下既終禮制。猶服通喪。恭詣几筵。必有定日。固無所謂般樂矣。一號令之出國體。所關一政教之施。風化所係。亦嘗少關聖慮。審其當否乎。陛下日御經筵。講論經史。退居閑燕。游戲翰墨。固無所謂



怠傲矣。官刑所以儆有位。八柄所以馭群臣。亦嘗斷自聖意見之施行。朝廷之上。四方之所視效也。今精忠體國者無幾。而託公營私者有相摩也。慷慨任事者無幾。而蹈常習故者踵相接也。節儉正直有愧古詩之稱。嬉樂宴遊。三形月牘之奏。是政刑不明於朝廷也。監司郡守郡縣之所恃以為安也。今苞苴之貢不絕於中都。是媚上之習未除也。估籍之令屢聞於田里。是剝下之風未革也。寡廉鮮耻者不足惟。以聲名自居。以循良見稱者不能免也。遐方偏壘不足問。號為通都輔郡者不能盡無也。是政刑不明於郡縣也。將帥軍旅邊鄙之所恃以為固也。今糧孔艱。師不宿飽。設若寇至。何以為守。老弱相半。藝不素習。卒然遇敵。何以為戰。將帥酣豢富貴。多養安於平居無事之時。士卒困苦飢窮。每疾視於倉卒有警之日。是政刑不明於邊鄙也。慶曆中。仁宗銳意求治。任范仲淹富弼。每進見。責以太平。既又開

天章閣。召對賜筆。凡所條奏。悉見施行。卒之西北二邊皆弭耳聽命。亦見吾中國有政。知吾中國有人故耳。陛下欲明政刑於朝廷。臣請以是為法。紹興中。高宗為意民事。嘗諭宰執曰。監司郡守若能奉職。宜加擢用。若不恤民奉法。郡守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彈劾。如此則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大哉王言。真國家之福。生靈之幸也。陛下欲明政刑於郡縣。臣請以是為法。淳熙中。孝宗刻意武備。講屯田。以周其防。托明陣法。以一其號令。守邊則欲重其選擇。將則欲澄其源。持身甚廉。如王友直。如吳挺。必加旌異。蠹壞軍政。如秦琪。必加斥絕。虜不敢南牧。實自是基之。陛下欲明政刑於邊鄙。臣請以是為法。上而朝廷。次而郡縣。又次而邊鄙。乘此閑暇之際。亟為經久之謀。幸外患之未萌。思內治之當舉。有憂勤而無般樂。有謹畏而無怠傲。有趨事赴功之實。而無玩歲愒日之憂。紀綱森嚴。法度峻整。行之以堅決。



持之以悠久。雖以此平定中原。混一區宇可也。韃之和不和。豈足為吾休戚哉。往者庚寅之秋。遂全跋扈。朝廷畀之以高爵。喻之以厚利。又欲遣列衛之臣銜命而往。臣於是時。適當轉對。妄謂徇人而有自弱之勢。不若立我而為自強之道。力陳三策。上瀆四聰。既而賊計逆萌。主師順動。新塘之捷。自強之明驗也。今韃與全雖有異勢。而朝廷遣使。則同此一機。臣為陛下謀。亦同此一理。千慮之愚。或有一得。惟陛下察焉。臣不勝拳拳。

鳴復又論天變可畏。人事當備。疏曰。臣昨嘗妄謂厥令要務。莫急於邊防。相距秋風。已無多日。今秋風至。美騫之天象。太白經天。流星晝隕。又流星出牛宿。占皆為兵。甚至流血千里。無非昭示其警戒之意。天變見於上。人事可不備於下乎。而求之今日。竊有大可憂者。淮西所主在和。其和也未足恃。京西淮東所謀在戰。其戰也未可保。松江正

副所重。有守其守也。未必固。蔡息之師。忽爾敵去。徐邳之寇。翻然退休。或謂儉盡實為之。此和之小驗也。然狼子野心。變詐百出。先之以小信。安知無大不信者。踵乎其後。就使邊將委順。而虜酋之命。掩至。則順少變而為逆。介使雖通。而乖爭之議。或起。則同必轉而為異。北向之師。此不以鄒伸之未回而止。則南牧之事。彼豈以王檝既回而息。臣故謂其和未足恃者此也。自汴京退走。而我師之雄膽已喪。徐邳再陷。而我師之畏心愈甚。御失其道。狙詐作敵。勢實使之。郭賊以唐叛。出數郡之兵。而不能克。王賊以宿叛。合一路之力。而不能討。大敵未動。先期已困。小寇弗戢。後效奚觀。范方倚李伯淵為腹心。不思養虎以遺患。趙葵亦置夏全於肘腋。不虞飽鷹之颺去。邊慮未起。而銳氣已餒。兵刃未接。而敗證已具。臣故謂其戰未可保者此也。長江之險。固天所以限南北。然有其人。則因風縱燎。是以成赤壁之勝。無



其人則舉帆直指得以墟建業之地。今沿江之重鎮有二。在武昌則張元簡。金陵則陳韓也。元簡志大而謀疎。談辯風生。若可屬大事者。然往歲王穢之來。道過其境。囊封論奏。無一字得實。他人不足問也。元簡身為閩帥。居料敵制勝之地。三軍之勝負。兩國之強弱繫焉。使大敵在前。而耳目昏塞如此。豈不誤事。韓任重而力小。茅山之捷。誠若有起人意者。然承累政蠹弊之餘。司存之積。戰守之具。蕩然一空。曩者寇賊犯淮。方且控告廟堂。抽回戍卒。抽回戰艦。窘狀畢見。手足俱露。萬一藩籬或抉。門戶何恃。臣故謂其守未必固者此也。外之所以為和。所以為戰。所以為守者如此。而一二大臣猶龍衣故蹈常。恬然不以為意。譬如駕巨艦於洪濤之中。一楫不舉。而聽其勢之自如。亦甚具甚矣。陛下憤四方之多虞。思萬幾之當理。並建二相。凡在政府者。皆以存遷。豈徒以示恩寵哉。待之也厚。則望之也深。任之也隆。則

責之也重。而曠日不聞於實政。連由徒事於虛文。此何等時。陛下所以擢任者何意。而因循苟且。虛度歲月。視曩昔又甚焉。設若邊庭有警。甲兵之問。日至廟堂。特見計無所出。案吏奉行文書。不過飛一紙察割。令用心隄備。不得縱容一人一騎過界耳。臣竊司言責。竊觀當今事勢。外有可憂之形。內無可恃之實。儻弗以告。是之謂欺。伏望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思人事之當脩。詢問兩府大臣何道。而可以致夷夏之相安。何策而可以底內外之無患。禮文揖遜。有無可以却胡騎。若猶未也。蓋亦速圖其所甚急。安坐拱默。有無可以強國勢。若猶未也。蓋亦力行其所不逮。陛下毋謂韓居草地。距中原凡幾何里。其歸也未必出其出也。未容久。若此虜一動。則人心搖矣。毋謂二相並命。足以股肱帝室。國是必由此而定。治效必由此而著。若此心不協。則萬事隳矣。臣之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神。



貼黃。臣竊惟陛下往者親攬萬機。選任一相。天下拭目以觀惟新之化。此一機也。然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故治日以少。亂日以多。邇者九重深恩。二相並建。天下傾耳以聽協成之政。此又一機也。必痛懲既往之失。恪謹方來之圖。而後亂日以消。治日以長。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謹之重之時。哉不可失。此事不容再壞也。伏乞睿照。又臣竊見今日將帥不和。而多有相圖相陷之意。士卒不軌。而且有相扇相習之風。內不自靖。何以禦敵。朝廷不明賞罰。何以御下。轉危為安。易亂為治。是在廟堂區處耳。然非同志合謀。未足以集事也。併乞睿照。

鳴復又奏曰。臣竊妄謂廢今天下有可慮者三。有可幸者二。有所當勉者一。金虜垂亡。棄去巢穴。百年不得已之略。一旦絕之。國論壯矣。然斷地不殊。困獸猶鬪。遑遑未撤。糧運孔艱。彼之殘喘日蘇。我之事

力日困。萬一俯首強韃。求償於我。邇歲梁洋之變。斬黃之擾。餘毒猶在。其可慮一也。韃酋崛起。異類相吞。朝家不共戴天之恨。若將假手焉。國憤伸矣。然兩虎共鬪。下術莫施。一敵未亡。一敵已熾。淮上借舟有難塞之請。關表突騎有難逼之勢。萬一得志中土。與我為鄰。視景德之契丹。建炎之女真。亦奚以異。其可慮二也。山東歸附。趨順舍道。祖宗版籍之舊。談笑得之。國勢張矣。然狼心難保。鷹飽則颺。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御失其道。狙詐作敵。萬一條籠不足。以止其奮。銜勒不足以戢其暴。則跳梁之勢。乖異之謀。近在肘腋。其可慮三也。夫是三者。雖未有顯然目前之變。而實有隱然意外之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朝廷其何恃以為重耶。自昔國家理亂。每關乎天意之從違。我藝祖受天明命。奄有寰海。聖聖相繼。簡在帝心。雖厄運中遭。而大業遂復。陛下纂承丕緒。于今五年。洪水橫流。暴風為沴。變若異矣。引咎自



省之實既著。反災為祥之理自彰。南郊肇禋。景星炳煥。以此見天心仁愛陛下。警之戒之。又從而眷顧之。易之大有曰。自天祐之。言無不利。此一可幸也。自昔國家安危。每係乎人心之向背。本朝以仁立國。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規。德澤旁流。淪肌浹髓。故雖屢經大變。而民心不搖。南渡以來。百有餘歲。養兵之費用愈夥。取民之名色愈繁。勢幾極矣。陛下肆赦之旨。纔下。蠲逋之令。繼頒。傾耳德音。舉手加額。以此見人心愛戴陛下。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二可幸也。由前三者而觀。其可慮如彼。由後二者而觀。其可幸如此。進言於陛下。而曰如是亦足以已矣。不幾於諛陛下乎。夫天難謀。命靡常。則天心未足恃。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則人心未可恃。此在陛下盡君道而已。夫所謂君道如之何其盡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一日二日萬幾。固不容以一端計。而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則斷可以一理求。心術念慮之微。而罔敢不正。則施之於事無不正矣。暗室屋漏之隱。而罔或不謹。則見之於外無不謹矣。陛下英姿天縱。盛德日新。其於斯道固講明有素。然聖化之成。本乎常久。躬行之實。初無上法。由格物致知。充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大學之道。君道之本也。陛下固熟知之矣。然必朝思夕惟。而後為盡君道。由正心正朝廷。極而至於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董仲舒之說。君道之要也。陛下固優為之矣。然必終始如一。而後為盡君道。君道以務學為先。陛下延進儒臣。日侍經幄。雖堯舜之稽古。高宗之師古。何以遠過。講說討論之餘。必嘗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矣乎。若猶未也。是務學之道未盡也。君道以聽言為急。陛下廣開言路。日覽奏篇。雖漢高帝之從諫。唐太宗之導人使諫。未足與比。犯顏逆耳之後。亦嘗痛自隳括。見之施行矣乎。若猶未也。是聽言之道未盡也。業



業致孝必如舜而後盡事親之道。翼翼小心必如文王而後盡事天之道。思天下之溺必如禹而後盡憂民之道。立賢無方必如湯而後盡用賢之道。從而言之。吏稱職。民安業。而後理內之道盡。車馬修器械備。而後理外之道盡。條章品目。雖紛然不齊。而端本澄源。實自陛下。下一身始。此所當勉者一也。陛下而能盡是道也。則天心眷於上。人心應於下。道德之威日彊。仁義之效日著。有所弗為。為無不成。而何三事之足憂。陛下而或不能盡是道也。則天心久而釋。人情久而急。法度漸弛。紀綱漸廢。有所弗動。動輒齟齬。而非特三變之可慮。臣一介疎賤。從下國來。未知朝廷事體。惟以耳目見聞之陋。肝膽披瀝之素。稽諸往古。揆之方今。僭為陛下陳之。陛下儻加之意焉。持之以有始有卒。戒之以無怠無荒。日新而至於又新。不息而至於悠久。如是而家不齊。國不治。天下不平。四夷不賓。臣未之聞也。雖然。欲為君盡

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天下至大也。萬幾至繁也。秉本執要。固在君主。輔贊彌縫。當在大臣。自古論治。未有不以君臣並言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蓋天下事每患乎以易心臨之。苟以為易。難將至矣。苟以為難。易斯至矣。如知為君之難也。則無輕民事。無安厥位。乾乾終日。盡其所以為君之道。有一弗盡。則此心弗遑。而君德修矣。如知為臣之不易也。則乃心王室。任重天下。戰戰臨淵。盡其所以為臣之道。有一弗盡。則此念弗置。而臣職舉矣。虞廷之賡歌。有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臣良。則舉天下事皆得其安者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言君失之叢脞。臣失之懈惰。則舉天下事未有不墮廢者也。臣不量愚陋。併誦此以為獻。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實圖之。天下幸甚。嗚復又上奏曰。臣竊惟蜀之有關。外四州。猶朝廷之有四蜀也。蜀據



上流有四蜀而後朝廷重。四州介在關表。有四州而後蜀重。臣蜀人也。三仕劔外。伏見四州有合措置者。敢因對揚之頃。為陛下陳之。其一曰。復家計寨之舊。其二曰。增忠勇軍之額。家計寨復。則老幼有保聚之地。而人心安。忠勇軍增。則州郡有守禦之備。而人心固。蜀之形勢。以三關為險。隸于梁曰武休。隸于沔曰僊人。曰七方。而所謂階成岷鳳者。越乎三關之外。今雖創天水為軍。而實則前日成州之一縣也。四州之有家計寨。曩時吳玠實為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為之糧以食。為之屋以居。無事則寓于州。有事則歸于寨。自紹興以來。遵守不易。七十餘載矣。曦變之後。此寨因廢。末路帥臣懼其無以守也。方請于朝。而城築之議遂起。故岷有城。鳳有城。河池亦有城。岷鳳之城是也。河池距殺金平二十里。咫尺天險。而亦城之。其城也。又隨築隨毀。則

徒費巨。雖然。此往事無以議為也。臣獨以為州既有城。而山遂無寨。則城之所容者少。民之所聚者衆。是一城之外。皆無駐之之地耳。萬一有警。不死於兵戈。則斃於道路矣。有城以禦寇。又有寨以保民。則軍民兩利。而人心自安。官司顧何惜而不為哉。蜀之守禦。以四大將為要。僊人之外。曰成。曰天水。沔戎司主之。七方之外。曰階。曰岷。利。副司主之。武休之外。曰鳳。集。興。元戎司主之。其金戎司則又各為一隅。密邇商號。蔽捍梁洋者也。官軍之外。而有土兵。初以陝西弓箭手法籍民丁為之。關外曰忠勇。梁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其與京西之保捷。大率相類。可以攻。可以戰。以之而守。尤效死弗去。蓋有屋廬田業。以係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不盡力不止也。臣往歲以犒軍至西和。見其人品強勁。技藝驍勇。問其所管。僅一千四百餘人。此大郡也。而其數止此。階成鳳可知也。關外之產賦輕。而役重。民之願



為兵也。非以免賦。盖以免役也。夫賦輕則官之所蠲者少。役重則民之所利者多。儻能因其俗而行之。為之以漸。持之以久。則邊戍可減。生券可罷。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不過如此。戎司有官軍以捍敵。州郡有兵民以捍城。則聲勢益強。而人心自固。官司亦何憚而不為哉。厥今強寇遠去。殘虜僅蘇。當外患帖息之時。正內治修明之日。原堡之增。築戍卒之還屯。民生之勞。徠安定。任蜀之寄者。亦次第施行矣。如臣所建二議。勢若緩而實急。雖無一時可見之功。而實有異日久安之勢。推而廣之。沿邊之地。荒廢尚多。若募民墾耕。計口分授。蠲其租賦。藉以禦邊。專意力行。厥效自著。凡臣所論太平為守蜀計也。若夫用蜀以卷三秦。用蜀以圖中原。則有漢高帝諸葛亮舊規在。惟陛下擇而行之。

係極邊。上津一帶。不數百里。郡之所仰以為根本者。城也。一城不足恃。又北。不數百里。郡之關隘亦不足多恃。蓋金。昔有城矣。城之外又有隄焉。以捍水。城方而小。隄順而長。各不相關。涉也。適歲帥曰。城。請朝廷下城築之。令一時任事者。心乎欲定。不暇審思。由東而北。因隄以增築。而隄之上。可以階而升。由西而南。飭舊以為。不新城之剗修。僅與隄接。故城之形如舟焉。如。其中受敵最為要害。故曰不足恃。金之關隘。守以官軍。雜以土寨。星分寨布。非不周密也。然戎司所管僅八千餘兵耳。在寨者十之六。在邊者十之四。邊。更戍。而土寨則於近邊之地。役之。夫以千餘里之邊。封七十餘處之關隘。而僅守之以數千之兵。能保其無虞乎。故曰不足多恃。然則如之何。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地雖有險。而所以保其險者。



人也。軍民雜處，每有紛爭之患。若軍民協一，則斯有可用之勢。嘉定己卯，虜人從間道入寇，踰鵲嶺，破上津，抵蜀口。土豪全紹飛戰之於前，統制張信擊之於後，虜未出境而兩相忌嫉，內自交攻。紹飛不旋踵死，而官軍之歸寨者，半沉于河，遂起大獄。此近事也。往歲之冬，鞏兵至長安，又至高洛縣，殘虜之奔迸於境上者，踵相接也。臣與權都統吳彥深，軫前弊，同為榜黑戒諭軍民，明夫守禦之方，曉以利害之實。使之協力防遏，之相救援，從則有賞，違則有罰。謀議既定，人心頗安。使後之主兵者，比日如彥也，是固可與共國事也。萬有一不然，平居冰炭之不侔，則緩急胡越之相視，兵自為兵，民自為民，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臣嘗精思熟慮，竊見西陽雖為次邊，宗鏡衛要守，以季撥嘗假之以節制軍馬之名，繼以山克。又畀之以制司參議之職，朝廷規畫，意蓋有在。儻能推誠，以施之於金，特見臂指一

身，軍民一體，有和協輯睦之實，無乖爭違異之虞。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其於邊防利害，實非小補。

鳴復又論執政無定見，侍從多私情。奏曰：臣不識忌諱，私竊妄謂。今天下未有久安之勢，而士大夫皆有幸安之心。此風不革，危亡之禍至矣。鞏之侵犯吾中國，已幾十年。丁亥之變，至階文而反三關，蜀無恙也。蜀以東未有警也。辛卯之變，西下大安，破利闕，東踐金房，逼襄漢。事勢已不能堪矣。然金猶未亡，鞏特假道於我，志在金。不在我也。今三邊皆與我為鄰，燕金以牽掣其肘，無黃河潼關以限隔其勢。先之以和，和未定而挑之以戰，一變也。繼之以戰，戰不利而接之以和，再變也。臣謂和不足恃，戰未可保。當以守備為急。凡所論奏，必切切然及之。朝廷但見目前之無虞，而不知意外之可慮。是以虛度歲月，雖變故遷來，而猶不之悟也。今日事勢非曩時比矣。四蜀國之喉襟也。



虜若得志。蠶食殆盡。然後順流而東。則建瓴其勢矣。荆襄國之腰腹也。虜若掩至。以輕兵綴城壘。重兵瞰江面。則常蛇中斷矣。其於兩淮也亦然。此豈可以丁亥之抄掠。辛卯之經過。謂其倏來無足多慮也哉。陛下念通天。露香精禱。每論及邊事。必動容易色。聖心焦勞。可謂至矣。而宰執雖虛懷而無定見。侍從雖建議而多私情。以無定見之規模。聽多私情之論議。無恠乎外患日滋。內勢日弱。而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也。且宰執以論道經邦為職者也。謂宜把握天下大勢。使一令之出。一政之施。人心於焉感動。士氣於焉奮發。今朝以為然。暮忽以為不然。始以為可。俄復以為不可。群然聚議。莫知適從。卒之賢否混。般用舍倒置。經國若此。何以排大難。建大業哉。侍從以論思獻納為事者也。正宜主持天下公論。使一議之建。一策之行。朝廷侍以尊安。天下聞而沈服。今乘機薦引。率多親戚故舊之私。隨事獻替。

每有黨同伐異之意。高談正理。滿腹私情。卒之以亂真。邪足以奪正。謀國若此。何以安國家利社稷哉。不特此也。四郊多壘。甲兵之問。口至廟堂。此何時也。而盛駟從之集燕樂於天府者有之。輟湖山之游。獻酬於公宇者有之。彼賊之狡謀。固已視吾中國衣冠為几上肉。排牆之禍。作矣。而如彼泉流。淪胥以敗。猶恬然不以動其心。曾謂中國有人乎。天若祚宋。使兀術褫魄於金平。逆亮游魂於采石。此固萬世宗社之洪福。四海生靈之公願。然天意草測。人事當修。非宰執定其規模。侍從公其論議。羣有司百執事孜孜然以憂國為志。臣未見其可也。今日之事急矣。臣不敢援引古今藻繪章句。直書其所欲言者以進。且不避形迹。不顧利害。蓋欲轉移士大夫苟安之習。相與扶顛持危。使天下太器。泰山其安而已。詞拙而情真。惟陛下省察。嗚復又奏曰。臣近者獲觀右丞相喬行簡累陳奏劄。殊切事情。備韋



者十有五。目前所見者八。關於紀綱者一。切於近憂者三。謂功賞頒  
當速行。謂兵屯更當增創。措置未禁。予以實邊。備團結保伍。予以捍  
外寇。明久任之制。則有言。重考察之法。則有言。以至合江淮為一。或  
開宣幕。或命督視。此尤關係之最大者。使一一見之。施行轉弱為強。  
易危為安。特一反掌之易耳。然臣撮其大要思之。復有所當講明者。  
二焉。蓋舉事而無其人。則事未必濟。辦事而無其財。則事未必成。進  
退人才。宰相職也。通制國用。亦宰相事也。為相者能於是焉。加意則  
如前所論。皆可次第而舉。不但著之空言矣。不然。臣猶未保其往也。  
且脩車馬。備器械。邊庭急務也。任非其人。則曰棄雖出征。未嘗失一  
人一騎也。曩雖驟退。未嘗亡一矢一鏃也。給言以相欺。而朝廷亦莫  
能詰矣。實關隘。恃糗糧。邊境重事也。任非其人。則曰某處已遣戍矣。  
不憂其難守也。某處已饋運矣。不虞其不足矣。大言以相誑。而朝廷

亦莫可誰何矣。昔之謀帥者。必儲才以為緩急之代。今亡矣。成敗寄  
之一人耳。昔之禦邊者。必擇才以任牧守之寄。今亡矣。可否決之專  
閫耳。天下本無事也。自斯人猖狂妄作。經營分表。而國中始不靜矣。  
天下本無變也。自斯人互相疾視。激起事端。而境內始多故矣。五大  
在邊。動輒牽制。而欲舉行連章累牘之所陳。能使之捷如吾意乎。臣  
故謂舉事而無其人。則事未必濟。正慮此也。國家財用。養兵之費。居  
多。慮淮交之太賤也。給以京楮。楮印而不已。亦將為淮交矣。慮湖會  
之太輕也。易以京楮。楮用而無節。亦將為湖會矣。古人制國用。必量  
入以為出。今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未嘗制也。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今倉廩俱竭。府庫悉空。未嘗蓄也。歲歲營繕。有損而無益。如  
漕司科降數百萬。見之獄案。祇以飽官吏之漢。豈他可知矣。歲歲和  
糴。多出而少收。如虞一飛關。出四百五十萬。身在國圍。竟不許有司



鞠勸。他可想矣。姦弊日滋。公私赤立。而欲悉行連章累牘之所奏。果能使之百廢具舉乎。臣故謂辦事而無其財。則事未必成。又慮此也。易帥於臨敵之時。兵家所忌。然帥才不可不儲也。是國於多事之日。智者所難。然國用不可不制也。或曰。人才之難。從古所病。試加搜索。誰可屬大事者。嗟夫。何代不生才。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慮不求耳。韓信跨下一矜夫耳。因蕭何而奮。諸葛亮隆中一野叟耳。遇先主而起。張韓劉岳曷嘗借之異代。而自足以致中興之業。曾謂舉目無人。而遂聽其自為驕肆乎。或曰。國計之難。尤今所難。曩嘗集議。孰為策之良者。嗟夫。生財有大道。為之者瘠。用之者舒。則財常足矣。文帝崇節儉。得絳灌佐之。而海內富。武帝好征伐。有衛霍蠱之。而海內虛。矣。紹乾淳。豈專仰之楮券。而自足以給一時之用。未謂搏手無策。而遂聽其自為頽壞乎。故必搜羅人才。使之足以供器使。而後臂指運動。無施而不宜。通制國用。使之足以濟事功。而後血氣周流。無往而不遂。奏篇之所議者。數十端。而臣獨以二事撮其機要。臣非過為異論也。數十端者。有司之職。二事者。宰相之當務也。為相而能務其所當務。則執要可以御衆。執簡可以御繁。而天下無不治矣。言之狂愚。惟陛下加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

經國

宋理宗時戶部尚書真德秀奏曰臣既以祈天永命之說為陛下獻矣區區愚忠未能自己輒復陳之此者王師深入或者往往議朝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陛下之本心蠢茲女真穢我河洛逾百年矣厥罪貫盈天命勦之則九廟神靈所當慰安八陵北域所當省謁媿安不振是以弱示敵撫機不發是以權予敵此陛下之本心也以名則正以義則順議者之言無乃過乎然昔之進取者必先立規二以為一定不移之計故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者越勾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既定確守不易凡二十三年之間非圖敵之事則不為故越師一出而吳不能支亮雖扼於強對亦能自保其國自嘉定四年冬始得韃



人圍燕之報。有識之士。知國家異日必與韃鄰。既與之鄰。不能無隙。既與之隙。必至交兵。臣雖愚惰。亦嘗屢言於朝。伏當是時。便立一定之畫。日夜而圖之。如農之有畔。如工商之有業。則其家計之立也久矣。何至遺陛下今日之憂邪。而權臣苟安不為遠慮。邊民凋耗而無以生聚。邊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脩。兵備不講。而於其間繕官府。以文太平。受寶玉以侈符貺。欺愚上下以固己權。陛下一朝聽政。環顧內外。無一可恃者。平居支持。猶懼未足。况以之圖大事乎。且用兵莫急於人才。武將能否。短長。臣久在遠方。未之詳也。姑以文臣知兵。威望已著者言之。數世所屬。曾不數人。以天下之大。而其才可以當制。聞者寥寥如此。豈天不生才於今代耶。高才自負者。類多摧殘而沮喪。中才可勉者。未嘗長養以作成。是以彫零蕭索。若是極也。昔仁宗時。賢材最盛。而歐陽脩猶曰。今奔走四方。惟一杜杞。使脩在今日。

又可勝歎乎。夫古之用人。必有副貳。而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司。今內而金陵荆鄂。外而兩淮襄漢。僅求充數。已患乏人。况於副貳乎。以人材之乏。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於軍食。臣在嘉定中。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先帝曰。間者自揚而之楚。自楚而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之際。盡湖陂澤。渺漭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強忍。之吳兒驕脆之態。迨久住邇城。訪聞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歎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強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謂宜及今亟行經理。大脩墾田之政。顯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遣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五。勸以軍法。不待糧餼。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先帝首肯。至于再三。使權臣有意為國經營。選用得人。措



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成效。而所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未嘗介意。塞下之備。枵然亡有。一旦舉兵。方遠潛漸。未以入江。自江而入淮。汴既久。浮又須陸運。其為勞費。甚於登天。以軍食之艱。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適承其弊。爾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度非十年不能。縱令勤敏兼倍。亦非三數年不可。以臣觀之。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之時也。願陛下亟與大臣籌之。考亮行事而參之。以時勢之宜。立為規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固有活法。要當以收歛靠實為主。外則張皇聲勢。不為敵所輕。內則嚴護本根。不為敵所致。臣雖愚惰。然向為先帝言。莫非恢拓之事。今豈自渝素論哉。時措之宜。聖賢所貴。惟聖明裁擇。

點黃。巨竊。惟今日承權臣極弊之餘。猶以和扁結庸醫作壞之後也。其證危。其力艱。若一藥之誤。至于害事。則人將以責和扁而不責庸醫也。是代為庸醫受責也。兢兢戒謹。尤當百倍。惟陛下與大臣垂意。與其用猛狼之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所謂毋為敵所致者。蓋兵法有致人不致之說。王師之出。若狡虜有謀。縱令深入。然後據守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以衝吾之中。鈔絕餉道。以斷吾之後。則吾之進退。豈不為難。此其當慮者一。又或陽棄河南。若不嘗省。或一年。或二三年。吾必大為經略之謀。移兵屯運。金穀置官吏。繕城池。竭東南事力。以填無窮之壑。俟吾緝理之有緒。然後傾國而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為力孔艱。欲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慮者二。又王師盡起。分據諸城。而內之守備必虛。萬一虜以輕兵綴吾諸城之戍。而經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還師。以自救耶。抑姑堅守而勿顧耶。根本之重。豈容弗思。此其當慮者三。兵革一興。調



度繁夥公私之積。又極殫虛。不取之民。特焉從出。昔宋元嘉之政。寇于江左。而用兵曾未幾時。既令王公以下。至于富民。各致金帛之助。而科借之數。猥及僧尼。書之史冊。後以為笑。本朝宣和間。外內富盛。徒以燕山之役。令民出免夫錢。盜賊緣之而作。此年以來。民貧至骨。聖朝更化。方事撫摩。常賦猶或蠲除。豈忍橫有科率。而外間所需。例下州縣。州縣何從取辦。不過責之於民。彫瘵之餘。豈堪朘削。臣昨守溫陵。見沿江制司行下收買楮皮。衛整之民。近至三衢。又聞漕司行下收買楮皮。衛整之民。不勝愁歎。夫藤麻楮皮細事。少加抑配。人已不堪。設或用兵連年。所須者廣。欲不為科。斂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奸宄乘之。憂在腹心。良非細故。此其當慮者四。劉裕伐燕。孟昶實贊其決。裕既北。向內地空虛。盧循徐道廣之謀。猶豫久之。晉得為備。幸而破賊。豈曰成謀。前事之師。不容不鑑。此其當慮者五。以前二難并此五慮。臣是以輒獻收斂靠實之言。惟陛下察臣之忠。而非苟異。有明良會聚。早定大計。臣不勝懇懇效忠之至。

叅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喬行簡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可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敬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勵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右。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



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雖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今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闡闢乾坤混一區宇。制英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受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遠欲驅之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隄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繼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關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憂易也。往時江關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

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是富一面者幾人。勇而能聞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之餽餼。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



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万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

監察御史吳昌裔論蜀變四事。狀曰。臣蜀人也。每恨三十年間。蜀有危證而遠不得聞。聞亦不實。今臣冒當言責。用敢痛哭流涕為陛下悉言之。議者皆曰。蜀經三變。一敗而失四堡者。董居誼之罪也。二敗而棄五州者。鄭損之罪也。三敗而委三關者。杜如淵之罪也。彼三人者。職為厲階。固不勝誅矣。然前車已覆。後車不戒。徒知追咎於既往。不校變通於將來。綢繆之牖不密。而田甫田。洒掃之戶不除。而營分表。北納十三州之款。西結十八族之謀。家計不牢。狄難已至。於是掠成破鳳。穢汚燬梁。金洋階。悉為躡藉。劍以外骸骨相枕。劍以內室家靡寧。居者尚檐而喜。仕者浮家而下。視昔日之變。尤極其慘。使非青原孤注。綴虜之後。三泉重屯。振虜之前。成都援兵。應援于中。則橫決潰流。蜀將莽為墟矣。嗚呼。力疲者。弛檐。手亂者。更局。今虜騎稍退之際。正吾國用暇之時。所當緊作措置。密為隱備。其可曰。仍舊習虛老歲時。而遂使蜀成不可療之疾哉。臣采之。公言。按之。愚見。謹條四事。以裨一覽。其一曰。實規模。自昔蜀之所恃。專在天險。昭烈歛衆拒險。而老瞞遁。王平實圍守險。而曹爽還。蕭懿立柵據險。而元英走。中興諸臣。率承此制。蓋以敵騎我步。敵眾我寡。平原曠野。易於衝突。高山峻谷。難於仰攻。頓兵於萬全之地。則勝。致敵於坦平之處。則敗。且



以近事言之。趙老叻屯駐青野曹友聞控扼大安。是據險而守要者也。張慶敗于河池。何璘退于北谷。是舍險而入平者也。今土地日蹙。事力日窮。秦鞏之交。不沮自止。莫若經理要害。收斂規模。分責武臣。畫地而守。如紹興間。吳璘在沔。楊政在漢。郭浩在秦。皆以戎司兼安撫使。有軍市之租。以自饒。有坊場之利。以自富。或立家寨。或營屯田。或遣正兵以守重關。或調義士以防支徑。不拘文法。而責以事功。其大安一屯。却令副戎分守。虜擊東則漢軍當之。擊西則沔戎當之。東西受敵。則以大安所屯應之。制閭畫護於益昌。土豪列置於五郡。待其托裏牢密。有備無患。遲以一二年後。而復還承平舊規。未為失計也。其二曰。審功賞兵法曰。賞不踰時。所以砥礪戰士也。然賞不當功。則下輕上爵。臣每見李綱諸臣論崇觀以來功賞。謂隕身鋒鏑之下。而不蒙卹贈。竄名權要之門。而反被優恩。朱勳子壻。未嘗從軍而受

上賞。劉廷慶。張下望。風先潰。而搗銀絹。賞典太濫。臣竊嘆之。近聞蜀之第功。亦有此弊。麻仲之歿十年。而微賞方下。田燧之殞六載。而卹卹未行。李冲李寔嬰城死守。而恩僅及於兩階。楊杞呼延域力戰陣。而膏不踰於一級。甚至何進孤軍之忠義。陳寅舉家之功節。積勞若存。而恩榮未稱。往往與棄城債軍者同科。人皆以是歸咎朝廷。報功之太遲。而不知端坐外關。上功之不實也。大抵功賞之不實。有四。以賄賂為重輕。則不實。以親故為高下。則不實。以僚屬先將領。則不實。以廝役廁行伍。則不實。有此四失。而又有徇情媚功之患焉。鶻嶺關之捷。或謂逐飢虜耳。而幕府上功。超陞三級。花石峽之戰。實則三總管耳。而帳前唱犒。普轉七官。軍紀不章。徇以示勸。臣恐自茲。退虜之賞。平賊之功。或以強親愛。將克之。則愈不得平矣。臣謂莫若密札副閫。詳酌等差。有首功顯著者。即日保明。來上。或輕重不同者。限半月審



核以聞。仍自朝廷之上。專置賞功一司。以時放行。計程迺發。使有家者從官給付。無後者召親屬繼絕。如此而軍心不悅。天命不昭。未之有也。其三曰。討軍實。蜀之軍籍。消耗甚矣。在璘玠時。元以十萬為額。逆穢一變而逃。僅餘八萬。張莫再亂。而消拆不滿七萬。辛卯以後。戰潰尤多。東軍最弱。最先潰。摧踏最勁。繼亦潰。背嵬選鋒。最守紀律。又劇潰。豈前日諸軍利禦寇。而今乃利為寇耶。茅簷葦屋。暑蒸寒凍。而兵寨窮。蛙麥糲米。沙雜水拌。而兵食窮。破繒敗絮。襟肘見而兵衣窮。平時口養無以為生。脫或臨陣。而責其効死。難矣哉。諸葛亮曰。臣到漢中。暮年矣。喪曲長屯。將七十餘人。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古人於軍實。幾若無日不討其數。而申儆之。今兵籍之散者。亡者。傷者。斃者。莫冒者。臣不知其幾矣。核實料簡。莫易此時。謂宜勅分間之臣。與總戎之將。取見正軍。覓在之數。而以良家忠義足之。稍復七萬人之額。

撥為三大屯之備。仍與時其廩。給優其。賜管其寨。柵選其老小。無使有飢寒內顧之憂。萬一狃舊畏敵先奔。則用吳玠青谿之法。必誅無赦。彼眎前則知恩。顧後則知畏。自今蜀軍。誰有不用命者哉。真四曰。儲帥材。臣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嘗罷蜀去。行都萬里。人材豫富儲蓄。以備緩急。今侍從臺諫。各舉忠德。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為都轉運使。繼又因廷臣之請。諭宰執。命於從臣中。擇一二人。可備制置使之用者。為安撫使。蓋蜀之帥。間責任六十州安危。或有疾病危急。必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歲。始克到官。一去一來之間。至為利害之決。我孝宗所以留意都漕路帥者。皆欲以為制使之儲也。矧今事會。撥人情震蕩。如去年帥在原上。數月。信息不通。或欲從中臨遣。則以為緩不及事。或欲就近遷差。則未能盡厥人言。迫不得已。至有象建便宜。而漫差撫諭者。帥才不備。其弊至此。雖幸虜自退。會帥已下原。



然四年驅馳者常把玉關人老之嘆。守邊置副者屢上金城乞骸之章。若非宿儲豫蓄。參錯布置。所以為輪代者。則倉卒臨事。何以應手乎。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供一世用。老成之老。固多後來之俊。亦不弱。蓋有班近星履。而風力著聞者。身到甘泉。而志節慷慨者。王遂也。舊鎮荊州。而得江湖心者。久帥靜江。而有牧禦才者。咸謂其人可當方面。陛下倘仰法孝廟。宣諭大臣。遴選諸人。分遣使蜀。除以三路連帥。或為大藩守臣。如張浚。召而盧法原。自夔帥來。吳璘卒。而汪應辰。以成都帥至。取之近地。用以顯征。其視萬里之遙。至自一年之後者。蓋有間矣。凡臣所陳四事。雖無驚異可喜之論。並皆看實可行之言。蜀人未嘗不言。而牽於私情。言之不盡。朝廷未嘗不行。而忽於疎遠。行之不力。臣懇懇款款。不厭於言者。蓋以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不敢欺君上。而負父母之邦也。臣恐一己之智。猶有未周。欲乞如淳熙典故。命蜀士之在朝者。公共聞奏。毋以書問。疏密而移其毀譽。毋以親離厚薄。而岐其愛憎。咸拘擊之說。撤私吝之見。各盡至公血誠。以救鄉國。仍乞陛下諭二三大臣。精擇而力行之。則蜀雖剝爛之後。尚有復平之期也。不然。衣冠未戒。而虜突再來。譬彼樓苴。將不知所寄矣。臣不勝拳拳。

昌裔又論蜀事。催王遂入蜀狀曰。臣近者輒上奏章。言蜀邊事。首條四策。次論三人。並皆罄竭心思。參伍聞見。蓄之既久。而後奏陳。不敢顧卹人情。欺罔天聽。伏蒙陛下特來臣言。命王遂以帥成都。除楊伯雨以總餉事。臣與蜀人聞之。感至欲泣。何者。蜀在萬里之外。常有遐遺之憂。今乃睠西顧。如在畿邑。此聖人不泄過。不忘遠之盛心也。但臣論事一割。幾千百言。對證屢方。乃救蜀之砭劑。而側聽累日。未見施行。豈陛下留中而未嘗付。出耶。抑既付外。而大臣不以銜慮耶。遂既



委以西事。即合亟令陸離。越其蹉程前去。庶早到一日。則有一日之備。而巽函屢上。內引無期。臣恐夏潦一生。秋風一起。虜騎突至。而戎車莫前。則是雖臨遣帥臣。而無益于事也。總計既已改界。伯雨即合下。臣前章俾令疾速之任。庶可點磨錢物。以備急缺支用。今伯雨既除。而癸仲未聞顯黜。臣恐舊者幸脫。新者控辭。為時失糴。軍食乏興。則其凌黨必將諉責於易。總之非計也。臣竊詳遂之遲遲。其行者必以專閫勞動。或有易置之疑。癸仲之悠悠。議罰者必以上下交結。曲為回護之地。所以言者愈急。而聽者愈緩。蜀民之痛。不啻頃刻千古。而朝廷所行。視為閑慢常程。臣竊惑焉。臣近聞韃虜破階。窺文欲為幹腹深入之計。又攻打蕃族。徑為間道取蜀之謀。姦計日深。人危不保。得制副丁黼書云。蜀人所以助錢助糧者。只買一箇不左棍。又成都憲張起良書云。西州助軍錢百以上萬。絹十餘萬。且為一路人請

命。觀此事勢。直可寒心。若以願惜顏情。且持意見。以持危將亡之疾。證而作不緊不切之治療。將恐資斷脊絕。神離本體。蜀之命脉。不至大斃不止也。臣憂切家國。用敢重瀆聰明。欲望聖慈。特紓憂頌。亟將臣所陳四事。宣示二三大臣。或行下帥相。令作緊措置。早賜遂以內引。促其入蜀之期。併付伯雨以點磨。亟求裕蜀之策。所有癸仲乞賜鑄職罷黜。以慰蜀人公望。臣盡言及此。違卹其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昌裔又論今日病勢六事。狀曰。臣嘗端居深念。細察天下之脉。以為方今病勢有積虛之證二。瀕危之證二。垂亡之證一。若其他隨部而換形者。難編以疏舉。今之醫者。例曰。脉細而氣虛者補。脉大而形危者平。遂變證以治療。而不窮本原以理之。至於沉頓促急。則護曰無方藥可為也。其不幾於護晉侯之疾。而却秦緩之醫哉。不信仁賢。則



國空虛言國以賢者為精神也。往者趨召故老。旁招時髦。雲聚于朝。咸謂必成。雨矣。閱時未久。氣數復離。有甫參政路而以殄瘁告者。有僅班資殿而以鄉郡歸者。有不拜從橐而奉祠還里者。有不受美官而引疾卧家者。甚至海濱忠清之老。屢詔而不來。臺省擬直之秀。相繼而引去。更化所召。其留幾何。縱有一二留者。又皆羸病沮抑而各有退心。既不能退。又不能遂。此何等氣象。而見於盛時耶。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言國以資實為根本也。往者三京之侈。邊儲一空。收楮之令。帑金盡耗。已事過往。不可復追。若能省穡而用之。尚可思補也。奈何事變錯出。征費無窮。督視之行。緡以七百萬計。襄相之犒賞。以五百萬計。沿江命帥。以三百萬計。諸將招軍。以二百萬計。蜀中撫諭。亦以一百萬計。一兵之遣。一鎗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數。而况三總經費。科降非時。諸路和糴。子本不繼。行齋居送。在在枵然。既有方

十里之旱。又何以供餽乎。兵不精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古人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也。今士馬物故。符籍單虛。成淮之兵。殲於戰。防江之兵。死於叛。荆楚壯士。十喪七八。山西勁卒。額僅三萬。所招新軍。率皆烏合。而倚為捍衛者。一皆狼子野心。加以孟甲朽戈。矛鈍。蒙衝海鯨。舊制不存。羨慕拒馬。古法不講。銳首擊刺之不利。克敵年力之不強。凡中國長技。恬不之習。是不幾於以卒予敵乎。此臣所謂積虛之證三也。韃寇深入。譬之外邪。先侵蜀道。九郡立墟。繼犯京湖。十州疲敵。焚燬我室。虔劉我民。野無炊煙。路有冤骨。甚者河南。援拜之。戶秦鞏。羈窮之酋。皆假韃名。交關吾圍。敵來而不知備。賊去而不知警。方且泛泛條具。悠悠歲時。議恢拓。則信喜功之人。謀歛成。則靠求成之士。憂國者無所承而退。開疆者無所稟而行。行而漫不決之謀。而欲當飄忽難制之虜。臣恐今年所憂。又有重於去年矣。蓋



賊內訌。比之惡疾。蜀口四戎司之兵。遇敵輒潰。京西五州一叛。見間竊起。摧鋒踏白。向利禦寇。而今乃為寇。克敵忠衛。昔為王民。而今乃殘民。近者浙江盜寇。又見告矣。長蛇封豕。荐食四隣。而飢虎餒狼。乃為蕭牆之禍如此。招撫以柔之。則曩亂。剪伐以威之。則蹙本。若夫往來不問。而縱其橫行。至以國家諸位之官。而加叛服不常之將。豈所以懼天下哉。此臣所謂瀕危之證二也。然而外患雖危。內寇雖迫。有民與守。則危可安也。迫可舒也。今內外諸事。一切受病。惟有民氣縷息尚存。然數年以來。斲而喪之者亦多矣。六月征伐。而困兩淮之民。連年科調。而困四川之民。兩州歸附。而困京西之民。十乘征行。而困沿江之民。舟船結雇。而困沿海之民。濠梁浚築。而困荆湖之民。稅畝折納。而困江湖閩浙之民。朝廷政令不詳。審以遽行。州縣姦貪。又貪緣以為利。故有腴民之膏。以進羨。剝下之膚。以覲遷。苞苴之禁漸寬。

寵賂之風復熾。自是牧養無良吏。而田里皆疲氓矣。嗚呼。國事益急。民心愈危。今又以貪吏行暴令。而速之。將恐瓦解之禍立至。不特陪危而已。此臣所謂垂亡之證一也。臣嘗讀國史。竊見靖康初。李綱以時望居省府。楊時以舊學居諫垣。許翰以耆德為中司。胡安國以經術為右掖。崔鷗李光余應求以直道為臺諫。种師道劉韜宗澤以威重為將帥。一時人才不可謂之不聚。京師兵十餘萬。諸道兵二十萬。河南北兵二十九萬。河東北保甲三十五萬。延豐倉積粟四十萬。碩天駟監戰馬二萬疋。宣棚造車十餘兩。京師棄砲五百座。衲襖棕衫之屬。一一皆有椿管。則兵儲不可謂之不豐。然常勝義勝舉軍迎降。宗維宗傑分道入寇。河水一渡。而中土橫潰。遂不可支。是豈醜夷叛卒果善戰耶。蓋自花石綱之擾。而江淮之民怨。造作局之置。而二浙之民怨。輸燕山米。而兩河之民怨。科免夫錢。而諸路之民怨。本實先撥。



人推不寧其由來非一日之故矣。今陛下更化顛治。將有意乎元祐之盛。而天下事變膠轕。不幸而近類宣靖之時。安危懸亡。直可凜凜。臣謂藥不瞑眩。不足以起沉痾。醫不倉扁。不足以弭外邪。欲望陛下下去諛遠色。以扶植人才。克己節用以愛養邦本。罷營繕土木之費。專以修車備器為事。省閑慢文書之務。一以備邊禦寇為急。而又君臣上下兢兢業業。日以小民祈天永命為心。凡中外蠹國害民之政。一切寢罷。如此則可以回天怒而銷狄禍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見履畝之令。朝廷不得已而行之。使行之而有益於楮。猶可為也。今令行已久。而楮價不增。則是救弊果何益乎。臣訪聞畿輔之間。中戶盡數已納。而大家往往幸免。州縣長吏不惟不能體朝廷之意。而反以旁緣為私。故有促辦催入而久不解者。又有那移他使而規自利者。於不得已之中。為甚無已之政。

此則汙暴之意。民其何以堪乎。臣願陛下明降睿旨。嚴日住催。便六路之民。戶知德意。其有守令占吞。不以實上者。各許本路監司覺察。以聞。庶幾吏姦可戢。民氣可伸。實非小補。

昌裔又論朝廷重輕狀曰。臣聞朝廷者。天下之幹也。朝廷重則天下治。朝廷輕則天下危。天下之安危。治忽不在乎他。在乎朝廷之輕重而已矣。木之身正。然後枝葉所附以立。人之表端。然後支體所依以行。朝廷之幹強。然後郡縣邊鄙所恃以無恐。表著宗仰之地。不先正固立事。而欲以運掉天下。難矣哉。近世以來。則幹弱本顛。而積輕甚矣。蠹賊內訌。襄樊失據。封守之臣。何所承王命而進。偏師出境。宿未歸疆。北伐之恃。何所稟朝筭而行。自山以南。漢為重。為帥者以何而退屯。漢東之國。隨為大。為守者以何而徙治。此帥守之輕朝廷也。鄂州戎司。節制於松江。舊矣。而懷異志者。敢以公積而數制臣之罪。金



陵騎帥共事於齊安久矣。而起懷心者。至以文榜而聲帥聞之。非救  
襄。馮將留以總戎重事也。乃不俟命而歸淮東。防海舊戎。撤以赴關  
厚息也。乃不受令而歸海道。此違將之輕朝廷也。以憤軍而誦衡者  
乃造屋於武昌。以殲民而竄永者。乃管軍於荆渚。丹書赤雪者。已經  
管幕府之辟。彈墨未乾者。或僥覲麾節之求。此官吏之輕朝廷也。禁  
營之卒。屢出誣語以撼都人。江上之軍。時肆讒言以譁府寺。與沔戰  
散之士。以衣糧而罪狀總所。文龍招收之兵。以調遣而抗拒制司。此  
士卒之輕朝廷也。甚至窺隙而爭。見聞而起。盜賊有輕王官之心。戰  
者自戰。和者自和。夷狄有輕疆吏之心。積此眾輕。牢為一病。務相違  
養。苟度歲時。此豈可不反其本哉。朝有耆文魁壘之士。則威望重。有  
諫諍輔拂之臣。則紀綱重。禮樂政刑自天子出。則國體重。廢置予奪  
以王柄馭。則主勢重。今者國之重器。審重則君尊國安。兵者國之重

權。居重則本大末小。戰守持重。不以輕試。則天下無殘民。名器謹重。  
不以輕授。則朝廷無倖位。兩河削地。直以裴度廢置得宜。三鎮革心。  
專以德裕。或敕有體。是朝政之重在輔相。否則朝廷亡人而為賊亂。  
所輕矣。汲黯面折廷諍。而淮南畏。李勉不避彈劾。而朝廷尊。是國法  
之重在臺諫。否則國家失士而為天下所輕矣。宿衛倡亂。而朝廷不  
復窮治。故高歡還而結客。政刑廢弛。安知非所以啓茲萌。藩臣造朝。  
而朝廷事柄不一。故從諫歸而益驕。事權錯出。安知非所以滋亂象。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彌令數改。則君命輕矣。上有自專  
之古。則下有不遜之人。政事獨運。則主威奪矣。上有克勝之佐。則下  
有傷害之心。佳兵弗已。則國危矣。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惟賄是聞。則民散矣。臣竊謂朝廷者。先皇帝之朝廷也。若使下之奸  
上。小之加大。士卒之陵主帥。匹夫之輕量大臣。皆非所以懼天下而



尊朝廷也。陛下若能審於立國。而戒臣之所謂六輕。強於為善。而取臣之所謂八重。以此而責廟堂。以此而勵臺諫。又以此而儆內外。遠近之臣。有德必進。不任職必退。名器必謹。政刑必清。威權彌今必肅。使狙詐有所憚。而服美狄無所侮。而動。則國家尊安。廟社深固。危於綴旒之天下。將復重於九鼎大呂。惟陛下暴臣此章於國中。而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昌裔又論救蜀四事。疏曰。臣竊惟蜀寇深矣。蜀禍慘矣。以藝祖蕩平之境土。而今被天下莫強之寇。以高宗涵育之人民。而今遭振古所無之禍。紹定辛卯。虜闖利閬。利閬以外。本實未盡撥也。端平乙未。虜侵漢沔。漢沔以內。生聚未盡空也。迨至去冬。其禍慘甚。蓋自越三關。破三泉。摧利。擣文。撓巴。而利路虛矣。燬潼。遂殘果合。來道懷安。歸擊廣安。而東州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躪。叩蜀。彭漢。簡池。未康。而

西州之人。十喪七八矣。毒盡慶。下涪陵。掃蕩忠萬。雲安。梁山。開達。而夔峽之郡縣。僅存四五矣。又况虜所不到之地。悉遭訶潰之擣。民假為潰。潰假為韃。而真韃之兵。往往借我軍之衣裝。旗號。愚民耳目。而卒屠之。蓋雖荒郊絕島之間。無一處而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今車虜兵自退。境土漸歸。將士乘時。皆以捷至。然昔之通都大邑。今為瓦礫之場。昔之沃壤奧區。今為膏血之野。青煙彌路。白骨成丘。哀恫貫心。瘡痍滿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絕。形神俱離。僅存一縷之氣息而已。陛下乃矐西顧。不忘遠民。首命樞臣。牽建宣栢。取一國之望。而用之。可謂得其人矣。然竊惟西事壞爛之極。賊氣未撲。江路未清。庚置愆期。宣栢悠悠。未聞被受。但得之親友書問。咸謂三邊戾劉遺黎殲盡。而幾於無民。諸郡殘破。公私赤立。而幾於無財。軍伍逃亡。率皆為虜向導。而至於無兵。農業轉徙。不得以時耕耨。而至於無糧。以蕩



然虛空之事力。而當倏然飄忽之虜寇。雖百亮復生。不能為蜀計矣。若非朝廷速調援兵。多給軍實。大明黜陟。通暢事情。如藝祖取蜀之規模。高宗保蜀之調度。越急經理。以拯顛危。則秋深路熟。有騎再乘。是亦坐待其斃而已。臣報以書生。不識時務。誤蒙恩命。俾贊畫籌。允軍旅之事。不可踰度。經理綜密。當從其長而行。惟事關於朝廷。而脉絡相貫者。敢代臣壘為陛下告。謹具條列于後。

一。蜀兵舊以十萬為額。盡皆關陝五路勁軍。中與諸將以抗金虜。而護蜀門者此也。開禧之變。招填僅及八萬。已卯之潰。清拆不滿七萬。端平以後。戰散尤多。臣參以前年所聞。止有三萬之數。迄今去冬。虜騎深入。則赤籍散亡。愈不可考矣。或望風退走。而奔竄於巴山。或遇賊奔潰。而衝突於內郡。有假裝裝束。而探掠於民財。有為虜酋導。而焚燬於仕族。大率軍心蠹壞。已非一日。

不潰則叛。不叛則降。紀律蕩然。而幾不能軍也。嗚呼。國家百年。竭蜀膏血。以養兵。今也不能為國禦寇。而反資敵為寇。非所謂困民力以養亂耶。竊觀昔之帥蜀者。當軍政敗壞之後。則必取諸道之生兵。制一方之死命。如李德裕以安定軍來。溫造以河中軍來。高駢以天平軍來。我之中權。力渾氣盛。所以驕兵悍將。莫不膽寒於心腹。况今蜀之兵籍。零落無幾。而一二存者。又皆習為亮回。則欲制此患。其可無本領以勝之乎。竊惟高宗之遣張浚宣撫川陝也。付以親兵千五百人。騎三百。及八字一軍。以從。而諸將如劉錫趙哲王彥皆在浚軍。時東南事勢非不孔棘。而猶且那摘調遣者。蓋以重上流之勢。陛下既以命浚之事。而命臺矣。欲乞參稽典故於江淮荆鄂。撥一萬兵。往接西蜀。以聽宣相節制。則威聲聳動。勝氣畢張。遺民必曰。有天兵來。人心可



侍以無恐矣。諸軍必曰。有外兵至。吾屬不可以陸梁矣。此最掾蜀第一議。欲乞廢斷施行。

一蜀中財用之困。始於炎興。在趙開時。歲收三千三百四十二萬。而所支之數。乃多五十二萬有奇。在李迥時。增收三千六百六十七萬。而終歲所出。又多一百六十二萬。自是而後。又少出多。調度轉急。臣嘗以紹定一歲之數計之。所收二千四百九十二萬餘緡。已減紹興所入之一。所支五千一十六萬三千餘引。乃過紹興增支之半。前後總餉。卒坐乏興。每以二千五百二十四萬之數。仰給朝廷科降。不啻如赤子之仰哺。此蜀賦本末也。今自虜騎深入。根本盡竭。又非前日比矣。制總兩司之積蕩於閬州。茗漕帥司之藏。截於廣郡。而公府之財。自空富家中產之金。帛席卷於寇。都鄙邨邑之窖。蕩焚棄於盜。而私室之民力空。最

可痛者。沃野千里。蕩然無民。靡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疇不闢。墾務不脩。秋不得收。春不得種。不知兵食將何時辦。軍需將於何取。給耶。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未有無人而有財用者也。蜀之所產者。茶鹽。今道殣相望。何有乎食用之家。蜀人所仰者。酒稅。今商旅不行。何有乎征權之利。經常調度。無一可以指疑。而况經理殘破。去處費用百出。欲以赤手取辦。抑亦難矣。昔趙鼎之為宣撫也。乞錢七百萬緡。度煤二萬道。師粥二千五百道。金帶二十條。絹三萬疋。米二萬石。當全蜀富實之時。而朝廷撥助宣司。猶且優厚如此。况今事勢築底。措手極難。若非朝廷於常年科降之外。檢照紹興舊比。特捐內帑金帛千萬餘緡。以為臣臺建柵之費。併撥荆湖米數十萬石。以為今年餉師之用。將恐財竭兵飢。米盡人散。而蜀事去矣。此又掾蜀急切之務。乞陛下



喻二三大臣速賜施行。

一。賞罰者國之綱紀也。蜀遠朝廷。人心易墮。必資刑賞。庶一起精神。張浚之宣撫川陝也。應有功績。合推恩賞。必關宣司。塞實給告。胡世將之盡護蜀帥也。如遇黜陟。待報不及。許以一面便宜。施行賞罰。信而事權專。所以役使群動。而訖濟艱難者此也。近年事體。與此相違。債軍棄城者。以有賞而罰不加。仗節死義者。以無力而功不錄。猥充廝役者。得以掛名。而僥倖。親冒矢石者。反以虛實而沮格。黜陟無紀。功過不分。所以虜騎一來。將士解體。少有為國用命者。且以近事言之。如耄帥之棄師喪地。克童之撓政酷刑。狂士之行賊罔上。見於臺諫。所拜其罪。彰彰有不容掩者。方且實護。不加黜陟。何以慰百萬之生靈。正戎之歿於胡寨。副戎之隕於守隘。制參之死於城郭。封禪見於諸廣。所報其

功。俊偉有不容民者。方且遲疑。未行優卹。何以勸三軍之死士。今蜀大亂之後。當以誅賞為先。欲乞朝廷大明公道。望風退走者。雖未盡誅。而眾所怨歸者。亦合先議請罰。隕身鋒鏑者。雖未盡錄。而死節之明著者。亦合承用褒嘉。命德討罪。務令盡合天理。以收渙散之心。或如李綱所請。置賞功一司。專令樞屬兼領其事。如冒賞不實。許告推治。遇敵不戰。按法必誅。別立約束。行下。則士未有不感奮者。此亦轉移蜀事之機括也。

一。郵傳軍中之耳目也。蜀遠萬里。叫呼難聞。全藉置郵。以通氣脉。故吳玠之宣撫川陝。置軍期遞。凡有警報。不過十八日可聞於朝廷。丘崇之制置成都。創擺鋪遞。凡有奏請。不過三十五日可徹於都下。所以軍情達而民隱伸。壅蔽通而報應速也。近年以來。舊規紊廢。軍中之遞。不以報邊警。而但為交賄之驛。川中之



通不以通脉絡而造為寄書之郵。甚至以游士為承。以幹僕為通進。事勢稍急。則曲為覆護。而不使眾聞。私言未辦。則動多稽留。而不以時發。不知軍事呼吸之間。有凶有危。朝廷應報之際。宜夙冒急。豈可以軍中之耳目。而徇人情之私計哉。然此特在外之郵傳然也。御前金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則往往幾月而不至。夔門。密院。雌黃牌。向者兩旬至蜀。今則往往三月而不達。諸郡差除之所以壅滯。應報之所以稽遲。科降之所以愆期。功賞之所以沮難。上下痞隔。而日月淹延。皆氣脉之不通然也。臣願陛下留意西事。還郵傳於奏邸。而勿使私人得以執報發之柄。考郵置於密院。而勿使諸吏得以愆報發之期。又如淳熙間。即臣所請。欲以都司官知首尾者。專一人報應蜀事。免申請辟差。並許畫時擬行。此亦通等血脉之樞要也。

右件四事。並皆至切至急之務。故臣晝夜思慮。首進此說。而又有事之綱領。在於德意志慮者。敢為陛下終言之。自昔多難之後。必有詔令。以毅聚人心。如張浚之遣行。既親書詔。賜之便宜。黜陟。又有詔賜川陝官吏軍民。胡世將之建柙。既以親筆。賜之者四。又有詔戒俞將士者二。君臣之間。叙情閱勞。如父詔子。恩意無間。所以二臣感奮。三軍鼓動。并謀合智。訖濟中興之功。蓋有忱辭實意。以感人也。况今蜀變之餘。痛猶未定。授任之帥。擔荷極難。所宜仰體紹興德音。內出一紙。一喻蜀之子弟。又宜仰遵高宗手詔。親洒宸翰。以付宣相之臣。蠲租薄賦。以業流徙。埋骨掩骼。以仁死喪。貸牛借種。以勸新農。錄善卹孤。以繼絕世。生聚教訓。還定撫摩。少頃過冬。虜不再至。則蜀雖盡壞。剝爛之極。尚有否傾復存之理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貼黃。臣竊見仁宗嘗御延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時王洙侍



讀聞之。然上性寬厚。琳後竟至政府。蓋仁宗無宿怒也。又見孝宗御朝。嘗指周必大曰。此人反覆。時宰陳應誠進擬聞之。然聖度恢廣。必大竟蒙柄用。蓋孝宗能忘人之過也。人臣事君。各盡職分。一時雖被震怒。而終至簡眷不衰者。豈有他哉。君譬則天也。譬則父也。為人為子。雖有過誤。在天與親。不無諛責。然守之則止。理久則回。豈終於怒而不解釋哉。臣謂朝廷犯顏敢諫之臣。即他日伏節死義之臣也。更乞以天地父母為心。仁祖孝宗為法。培養扶持。以壽氣脉。不勝幸甚。

起居舍人兼侍講年子才上疏曰。臣聞蜀猶一天棊枰也。論蜀於今日。將有垂亡之形。則救蜀於今日。當有急切之着。亡形具而無急着以救之。則亦亡而已矣。蜀與吳。相為存亡者也。蜀亡。吳亦豈能獨存。然蜀亡形已具。其可坐視無一舉以活之乎。且漢中前數米會。後敵不

究。左接華陽黑水之壤。右通陰平秦隴之墟。黃權以為蜀之股肱。楊洪以為蜀之咽喉。四敵三塗。皆不及也。今為敵所據。則亡形成而人搏手矣。益昌之南。陸走劔而外。東西川在焉。水走閬果而去。通夔峽焉。西則趣文龍二州。東則會集壁諸郡。而烏龍拮栞。又在其前。歐陽詹以為九州之險。司馬光以為秦蜀之衝。四會五達。不可失也。今為汪雖所城。則亡形具而人寒心矣。夫有垂亡之形。而未至於遽亡。有欲絕之勢。而未至於遽絕。萬一遇急着焉。則亡可存。絕可續。蜀尚可為也。安可以為遂亡而委之於不可救。然當審觀時機。斟酌量局勢而得其說焉。一曰補軍籍之關。蜀口右護軍本曲端吳玠關師古之。凌關西部曲也。舊以十萬人為額。休兵後有名籍者。猶九萬七千餘人。安丙帥蜀。以錢糧數狹。沙汰為八萬人。後來事力不及。節節減七萬人。通忠義之數。猶為十四萬人。丙申以來。逃亡死損。所餘無幾。今



以所聞參之。興戎司見管四千六百餘人。沔戎司僅及三千人。金戎司不及千人。利戎司約七八千人。此四戎司見管之數也。此外有嘉定安撫司所管慶定精銳兩軍及增戍之軍共五千餘人。利蘭劔諸頭目所部或三四百人。或五六百人。瀘帥司之軍不及千人。巴州所管武進軍。今止有二千餘人。得漢堡所部三百餘人。制司帳下安西保定飛捷先鋒等共一萬四千餘人。夔帥司不及千人。總而計之。不滿五萬人之數。今四蜀田畝盡入軍屯。制總科名悉歸太閫商賈百貨盡籠于官。十年之內。乃不能增添一兵以補舊額。真可痛恨。往事已矣。夫今不圖。關短呈露。愈見衰頹不振。非所以壯吾軍也。議者以為當招集新兵三萬人。朝夕訓練。以為進屯之備。且慰安四揚二家。歲以其兵來助。亦可大張軍聲。或可背城借一。以却敵騎。如此則蜀尚可為。若憚勞惜費。慮不及此。敵必乘虛攻吾之瑕。則備多力分。莫

能制其死命。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二曰籍義勇之士。四蜀近邊劔閬巴達次邊。惟渠蓬六郡租賦所入無幾。議者謂莫若舉此六郡之民。依向來梁洋義士法。照逐戶稅籍高下。或一丁。或兩丁。以至三丁。料揀為兵。却與盡蠲輸。或每丁與免家業錢三百緡。令其自辦衣裝。自置軍器。每十人為一甲。五甲為一隊。五隊置一副將。十隊置一正將。逐縣置一部轄。州置一總轄以統之。每歲春秋教閱。至防秋則團結于逐郡城中。就令守禦不測。聽制司調遣。其如錢糧運守戍。則始與支給。至放散則仍令耕以自養。如此則平時無養兵之費。而緩急有制敵之用。如聞米倉之南地名三會。去歲敵兵來。得不循常道。惟於此處會合諸兵分入它路。一屯向利。一屯向巴達。一屯向渠廣。以為當起六郡已籍之民。聚為一大屯。堅守此地。以扼賊衝。使先人有奪人之心。則蜀尚可為。若遲疑不發。敵復重尋舊路。會兵於此。不



惟六郡生靈俱屠而為蜀之大計。轉見繆誤。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三日。分屯之勢。敵據漢中。去歲出兵。乃越米倉。以二臣以劍議。欲調六郡義士。分屯三會。以却之。蓋欲阻其越險之謀也。今敵又城利。則劍閣乃其切鄰。豈可畧無蔽障哉。議者以劍門天險。實為戶。惟音守三關。無所事此。今既退守。險實可因。莫若分三戍。一兵併三小屯之卒。今及萬人。阻關為固。而遴選智勇之將。申出軍容。而訊其不齊。以遏敵騎。突入西川之路。大獲一堡。形勢雖平險。然垣模窄狹。不當要衝。止可以作家計。不可以禦敵兵。莫若於閬州境內。踏逐一險。要去處。大為城寨。約可安萬人。與大獲犬牙相制。分調諸戍之屯。益以新募之卒。今及萬人。阻山為固。而遴選驍騎之將。盡在閱習。以遏敵騎。出葭萌之衝。兵法又云。兵及萬人之屯。而後敵不虞。今若依數招募。劍為東西二屯。以相犄角。如連柘之難。彼詢則此應。如常山

之蛇。首擊則尾應。使敵之後窮。進不得抵。熾於前。退不能擊。於後。蜀尚可為。若以無兵為解。使敵用此計。城利之外。又進此屯。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四曰。奮撓擊之威。敵進七百里。而城利。豈曰無謀。雖上下以運道艱。滋為說。然敵日課諸軍。人打三升糧。以備日食。而利以西白水一帶。又皆平曠。若種麥以待其熟。而漕以小舟。豈憂之。糧議者以為當及糧道未通之時。與二麥未熟之際。常出游兵。以擾擊之。困其事力。絕其命脉。然後徐起而圖之。此計之最善者。撓擊之地。各有方所。守閬中者。當於葭萌青山木瓜等處撓之。守劍門者。當於白水陰平階文等處撓之。伺其怠而為攻劫之圖。秦其撓而行。撓之策。便取糧之兵。不得越足於吾地。而耕耨之夫。不得施功於彼土。曠日持久。情見勢屈。遂可為我鑑基。如此。蜀尚可為。若置之度外。敵反用此計。出沒於劍閣之間。抄掠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



五曰固根本之地。敵自丙申以來。惟知嗜殺以逞威。逃難之民。值者輒死。父母妻子。駢首就戮。膏血原野。可謂慘矣。幸而竄出。得免深山窮谷間。有存者而子遺之。民生意一熒。絕十許年來。田土之利盡歸軍屯。而科糶軍需之苦。反甚於有田時也。盜酒之利。併歸一制司。而過數增。擁之害。反甚於無事時也。以至黎雅番貨。彰明烏鵲。施縣板木。盡入私橐。而商旅失業。怨聲載道。則又人所不忍聞也。既不能其死。又以戕其生。彼方計出無聊。而敵騎突入。不殺之。今甫一下。誘餌之術甫施。凡民無知者。逃性命。有不獲已。相率去之。計其數。不下二三百萬人。由是南畝空虛。種類斷絕。雖間有脫身來歸之人。又皆室閭不存。人牛俱喪。雖欲自活。其道無由。今制臣初至。規撫一新。若能精選縣令。專以招集耕農。課其殿最。戶口增多者。爵之。數倍一及中者。賞之。視舊有虧者。罰之。布宣德意。勞來還安。分以未墾田疇。給以牛犁。

種子。且將目前一切無藝之征。諸處科糶之擾。分司妄作之弊。武臣攝官之害。悉皆蠲除。使離散之鴈。復安於中澤。逃潛之魚。復止於深淵。喘息小定。必蘇為國耕種。為國輸利。為國貿易。相與效死。弗去。則蜀尚可為。若不知愛惜。敵用故智。盡嗾遺黎。以去。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六曰嚴三城之守。重慶為保蜀之根本。嘉定為鎮西之根本。夔門為蔽吳之根本。得人為而守。則金城湯池。其勢鞏固。萬一有一守關者異志。雖使忠臣義士固守其土。亦不能正其行路買門之奸。此計若遂。守將為其所得。軍民為其所屠。如辛卯之西和。辛丑之成都者。有之矣。今三城鼎立。守備固嚴。尤當以腹心之士。分守三城之門。議者謂關表土豪。散居四方。若能溫言說諭。厚募招來。官其頭目之人。示以功賞之信。彼必欣然樂為吾用。然相道里之遠近。而分撥之。其在西州者。就令居嘉城。其在東城者。就令居渝城。其在峽外者。就



命居夔城。假以屋廬。聽其營運。比及秋之際。專令各守城門。彼山西之人。負勢尚義。必能感激思奮。相與固守。彼愛惜人家。自為謀計。必能盡其死力。相與固守。一舉兩利。此為至謀。若棄而不用。敵騎薄城。必行重賂。以買門。不待三年。蜀之命脉絕矣。臣區區愚忠。去秋直前。嘗於貼黃。力言韓宣雖守夔。張實雖守渝。俞興雖守漢嘉。而防遏當在上流。入謂利閭之間。當置一大屯。是時敵未有城利之事也。若聽臣言。稍施行其一二。雖不能大有所益。或亦可以伐其城利之謀。今城已就美。險已盡矣。事已無可言矣。而臣憂國不能自己。猶欲於舉秤未定之時。進此急着。以活曩誤。若猶以臣言為迂遠。而欲專倚仗於夔門一城。以為保護。吳楚實在於是。此子囊城郢計也。臣見唇亡齒亦寒矣。况夔之上流。塞裳可涉之虞。不一而足。萬有一踏淺渡江。轉戰而南。則由施黔而趨鼎澧。由鼎澧而趨江南。置夔於不顧之地。

則蜀非吾有矣。臣去蜀十又七年。日夜憂憤。雖刀翳才腐。不能備戎行。致死命。以報國家。猶幸日覲清光。可以吐露骨髓。比因進講從容。伏蒙陛下憂軫蜀邊。賜以清問。至於再三。臣雖隨問隨答。言其大槩。然積蘊未盡。謹效魯文之悲。徧采蜀人之論。條為六策。以復清問。陛下鑒其愚忠。而賜之施行。不特臣之私幸。將西土之實幸。不特西土之幸。將東吳之大幸。若夫輕觸天威。罪當萬坐。惟陛下赦之。

試閣門舍人王震入對曰。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願今日之規撫。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楛券之敵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羅之害迭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目。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壅塞。率多淹留。為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迂意。而違謹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包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



如降卒中虜養虎遺患。輕敵開邊。以肉餵虎。夫以規撫之功。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裁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之臣。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稱其言可采。殿中侍御史李宗勉率合臺上奏曰。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并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朕御飲宴。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感曉。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東淮西為三師。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強壯者。以充遊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眾。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強盛。耳於講和。欲出金縢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上海' (Shanghai).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程